

御選唐宋文醇

李翱文
孫樵文

卷二十
之二十一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

隴西李翱文二

書 奏狀 行狀

答獨孤舍人書

答王載言書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百官行狀奏

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

隴西李翱文二

答獨孤舍人書

足下書中有無見怨對以至踈索之說。蓋是戲言。然亦似未相悉也。薦賢進能。自是足下公事。如不為之。亦自是足下所闕。在僕何苦。乃至怨對。僕嘗怪董生大賢而著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凡人之蓄道德才智於身。以待時用。蓋將以代天理物。非為衣服飲食之鮮肥而為也。董生道德備具。武帝不用。為相。故漢德不如三代。而生人受其顛。

願於董生何苦而為仕不遇之詞乎僕意緒間自待甚厚此身窮達豈關僕之貴賤耶雖終身如此固無恨也況年猶未甚老哉去年足下有相引薦意當時恐有所累猶奉止不為何遽不相悉所以不數附書者一二年來往還多得官在京師既不能周徧又且無事性頗慵懶便一切畫斷祇作報書又以為苟相知固不在書之踈數如不相知尚何求而數書或惟往還中有貧賤更不如僕者即數數附書耳近頗得人書皆責踈簡故具之於此見相怪者當為辭焉

此文固勝韓愈上宰相等書遠矣今學塾中無不讀韓書而此則莫或及也後生小子不求進為恥未必非昌黎階之厲矣古之詩人騷客於君臣之會出處之間每以夫婦托喻語云擬人必於其倫夫豈非其倫而言之蓋臣也妻也皆坤道也其無成有終利用永貞之義無一之不相合者今女有爽德則閭里羞稱之士而自媒則莫之或恥者道德風俗之所繫非小焉者也

聖祖御評

行已之道為學
之方是書約略
盡之而其叙文
章源流正變處
尤為詳確

答王載言書

某頓首。足下不以某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況如某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耶。雖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畧陳其所聞。蓋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眾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

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

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竒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

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愠於羣小。此非對也。又曰。溝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莞彼桑柔。柔其下侯。旬。捋採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鶡冠。田穰苴。孫武。

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鞞然。則左思言。

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

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非求益者。欲速成。竊懼足下不思。乃陷於此。韋踐之與。翺書。亟叙足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為犯。李某頓首。

張英曰言文章以六經為淵源以諸子為支派設辨立論不拘一轍可謂博而該矣又下之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翱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夷狄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賢則德格於天地功及於後代不得其人則不免其身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為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驩兜放共工流殛鯀竄三苗舉禹稷咎繇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代之人皆謂之帝

堯馬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堯共工之黨於朝。禹稷咎繇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為齊桓公矣。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孰滅之。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嫉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豈刁易牙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

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土千里者。孰有如執事之好賢不倦者焉。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為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

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馬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翺實為執事惜焉。豈惟翺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為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二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

歡。出門即有闕。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竒才也。未聞閣下知之。凡賢人竒士。皆自有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賢士也。其一。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隆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人加厚。則

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人不
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德與色鈞
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
而好色者，窮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
將極其力而求之，而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
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見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
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
刪詩序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
其道，則夷狄之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

往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
不能朝夕而事焉。況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得，善
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為
他人之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
二者卒然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為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
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矣。翱窮賤人也，
直辭無讓，非所宜至於此者也。為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
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翱再拜。

孟郊工詩，一為溧陽尉，史稱但坐水石間，長吟尉事並廢。

上官遣人代攝其事然則郊固無濟世用翔薦郊於張建
 封固亦無所裨於世也獨其所論居上位宜勞於擇賢賢
 賢易色而用賢不可不亟亟有古人好賢如緇衣之風可
 為後世法而後郊之亦無可謂其能與郊類人也
 二書卒然存一於收之良由君臣之不相與其相
 也人之所為亦不與其相也其所以不與也
 人與之相也亦不與其相也其所以不與也
 不與也其所以不與也其所以不與也
 其所以不與也其所以不與也其所以不與也

百官行狀奏

右臣等無能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
 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業載奸臣佞人醜行
 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伏以陛下即位十五年矣乃元
 年平夏州二年平蜀斬關三年平江東斬錡張茂昭遂得
 易定五年擒史憲誠得澤潞邢口七年田弘正以魏博六
 州來受常貢十二年平淮西斬元濟十三年王承宗獻德
 棣入租稅滄景除吏部十四年平淄青斬師道得十二州
 神斷武功自古中興之君莫有及者而自元和以來未著

實錄盛德大功。史氏未紀忠臣賢士名德。甚有可為法者。逆臣賊人醜行。亦有可為誠者。史氏皆闕而未書。臣實懼焉。故不自量。輒欲勉強而修之。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知之。故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論議。以為一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光。或云直道正言。歿而不朽。曾不直叙其事故。善惡混然。不可明至。如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國朝之奸臣也。其使門生故吏作行狀。既不指其事實。虛稱道忠信。以加之。則可以移之。

於房元齡。魏徵。裴炎。徐有功矣。此不惟其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受恩之地而已。蓋亦為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辭而棄其理。故為文則失六經之古風。記事則非史遷之實錄。不如此。則辭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必有人知其真偽。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為之。亦不可以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請作行狀者。不要虛說仁義禮智。忠肅惠和。盛德大業。正言直道。蕪穢簡冊。不可取信。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

則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矣。假令傳魏徵。但記其諫爭之詞。足以為正直矣。如傳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擊朱泚。自足以為忠烈矣。今之為行狀者。都不指其事。率以虛詞稱之。故無魏徵之諫爭。而加之以正直無秀實之義勇。而加之以忠烈者。皆是也。其何足以為據。若考功視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者。乃下太常并牒史館。太常定諡牒送史館。則行狀之言。縱未可一一皆信。其與虛加妄言。都無事實者。猶山澤高下之不同也。史氏記錄。須得本末。苟憑往例。皆是空言。則使

史館何所為據。伏乞下臣此奏。使考功守行。善惡之詞。雖故吏門生。亦不能虛作而加之矣。臣等要知事實。輒敢陳論。輕黷天威。無任戰越。謹奏。

孔子作春秋。以書法為二百四十年之刑賞。人倫以定。善以勸。而惡以懲。後之史氏。雖文質不同。而其義則春秋之義也。史職顧不重哉。史之患固患無孔子之心。然孔子之心。不難有也。人之性固與孔子同也。性既同心。何不同。孔子之心。天地之心也。人於人。非其親暱。及其怨仇。憑虛而論之。則其公好公惡。無一不與天地之心同者。然則所難

者非無孔子天地之心而無孔子日月之明耳易通有言邪暗塞也孔子而後雖代有博學之士正學之儒然以之上下百餘年間人物事理則猶爝火然所照不及尺寸是以不能得其可褒可貶之實而遂無以伸其或褒或貶之公以扶綱常而植名教此韓愈所以不敢為史而托為人禍天刑之說以自解免者也李翱所論取行狀必直叙實事不得虛加浮詞實史館之良法然即如翱所奏而行狀備具於史館矣顧其所謂必有人知其真偽不然者則其人固不世出也噫難言矣哉

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曾祖泰。皇任曹州司馬。祖濬。素。皇任桂州長史。父仲卿。皇任祕書郎。贈尚書左僕射。公諱愈。字退之。昌黎人。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及長。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為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平汴州。晉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祕書省校書郎。為觀察推官。晉卒。公從晉喪以出。四日而汴州亂。凡從事之居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奏為節

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為幸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令。政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命其子。改江陵府法曹參軍。入為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搆公語以非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真博士。入省。為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入為職方員外郎。華州刺史。奏華陰縣令柳澗有罪。遂將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處以罪。則下不受屈。既柳澗有犯。公由是復為國

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數月。以考功知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以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與宰相意忤。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逸。以免。遂為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祿山起。范陽陷。兩京。河南北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雖順地節將死。多即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授以貴議。多與裴丞相異。唯公以為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為

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是公兼御史中丞。賜三品衣魚。為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郾城。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攻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蔡州既平。布衣柏耆

以計謁公。公與語。竒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柏耆口占為丞相書。明禍福。使柏耆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丞相歸京師。公遷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時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為人隸者。

公皆計傭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遷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改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廷湊為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眾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公與廷湊監軍使三

人就位。既坐。廷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為。本非廷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為尚書有將帥才。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嘗及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為國打朱滔。滔遂敗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將為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為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為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眾皆曰。無。又曰。令公以魏博

六州歸朝廷。為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旌節。子與孫雖在幼童者。亦為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佑皆居大鎮。王承元年始十七。亦仗節。此皆三軍耳所聞也。眾乃曰。田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眾乃謹。曰。侍郎語是。廷湊何恐。眾心動。遽麾眾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廷湊何所為。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尚書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公曰。若真耳。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而牛元翼果出。乃

還於上前。盡奏與廷湊言。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為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

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為請。出紳為江西觀察使。以公為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內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幼養於嫂鄭氏。及嫂歿。為之期服以報之。深於文章。每以為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為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於茲。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為法。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以罷。

每與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踈愚。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謹具任官事迹如前。請牒考功。下太常定謚。并牒史館。謹狀。

呂大防云。衛中立字退之。餌竒藥。求不死而卒。死故白樂天詩。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瘥。乃中立也。孔毅夫陳無已之徒。皆指以為公。晚年惑金石藥。獨近世李季可謂公

長慶三年作李干墓誌力詆六七公皆以藥敗明年則公卒豈咫尺之間身試其禍哉或前人文字之同或傳寫之誤使賢者蒙汚然實無可考證也按公屬纊之言謂愈踈愚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且獲終牖下如又不足於何而足是公豈服藥以求長年者適以中立字之偶同遂歸過於公千載之誣庶自茲一洗今按衛宴三子長曰之元字造微次日中立字退之末曰中行字大受中行中立皆見於昌黎文集而中立墓誌謂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燒為黃金可餌以不死藥終不能成而

竟死銘所為嗟惟君篤所信要無有弊精神者也呂汲公所考有據附記以正世訛

朱子曰退之却喜皇甫湜不甚喜李翱後來湜為退之作墓誌却說得無際要不如李翱行狀較著實蓋李翱為人朴實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一

關東孫樵文

賦 雜著 書 祭文 雜文

大明宮賦

讀開元雜報

孫氏西齋錄

書何易于

書田將軍邊事

書褒城驛壁

與高錫望書

與王霖秀才書

祭梓潼神君文

乞巧對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一

關東孫樵文

大明宮賦

孫樵齒貢士名。旅見大明宮前庭。仰貽俛駭。陰意靈怪。暮歸魄動。中宵而夢。夢彼大明宮神前有云。且曰。太宗皇帝。繚瀛啓居。廓穹起廬。圜然而劃。隆然而赫。孰窬孰隙。永求帝宅。帝詔吾司其宮。與日月終。翼聖護艱。十有六君。蕩妖斬氛。孰知吾勤。吾當廬陵錫武。廟祐撤主。吾則協二毗輔。左右提護。義甲憤徒。起帝仆周。吾則械二黠雛。俾即其誅。

胡○猗○飽○膾○踣○肌○齟○骨○驚○血○濺○闕○仰○吠○白○日○二○聖○各○轍○大○麓○
吐○挈○吾○則○激○髯○孽○悖○節○俾○濟○逆○殺○翼○兩○傑○憤○烈○俾○克○斲○滅○
薊○梟○妖○狂○突○集○五○堂○縱○啄○怒○吞○大○駕○驚○奔○吾○則○勵○陰○刀○剪○
其○翼○俾○不○得○逃○明○殛○三○革○蝕○黑○孰○匪○吾○力○吾○見○若○正○聲○在○
懸○諍○舌○在○軒○輟○黈○延○諫○剗○襟○沃○善○賞○必○正○名○怒○必○正○刑○當○
獄○撤○腥○當○稼○吞○螟○吾○則○入○瀆○草○濁○入○圓○肉○角○旬○澤○暮○溥○
穀○視○土○吾○見○若○姦○聲○在○堂○諛○舌○在○旁○窒○聰○拂○諷○正○斥○邪○寵○
嘉○賞○失○節○怒○罰○失○殺○奪○農○而○徭○厚○征○而○雕○吾○則○反○耀○而○彗○
反○澤○而○沴○蕩○坤○而○坼○裂○乾○而○石○然○吾○留○帝○宮○中○二○百○年○昔○

亦○日○月○今○亦○日○月○往○孰○為○設○今○孰○為○缺○籍○民○其○凋○有○野○而○
蒿○籍○甲○其○虛○有○壘○而○墟○西○垣○何○縮○匹○馬○不○牧○北○垣○何○感○孤○
壘○城○粒○言○未○及○闕○樵○迎○斬○其○舌○且○曰○余○聞○宰○獲○其○哲○得○是○
赫○日○烈○老○魅○跡○結○爾○曾○何○伐○宰○獲○其○慝○得○是○昏○蝕○魅○怪○橫○
惑○爾○曾○何○力○今○者○日○白○風○清○忠○簡○盈○庭○闔○南○俟○霈○闔○北○俟○
霽○矧○帝○城○闐○闐○何○賴○窮○邊○帑○廩○如○封○何○賴○疲○農○禁○甲○飽○獍○
尚○何○用○天○下○兵○神○曾○何○知○孰○愧○往○時○神○不○能○對○退○而○笑○曰○
孫○樵○誰○欺○乎○欺○古○乎○欺○今○乎○吁○
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

頡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
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夫舜至在位之年六十餘矣其
為子為臣之日功德侔天地禹豈未之聞即稍倦勤又何
至於傲虐朋淫哉成雖與舜有間其必不為紂亦明也乃
禹與周公納諫之語如是甚哉惟聖人乃能如是也其德
愈上其心愈卑惟其自戒懼者如是是以戒君亦如是無
有絲毫隔闕其間者此其所以為忠愛之極而成千古君
臣之至隆明崇禎時奏牘擬以漢文便拂然不說推是心
也此安得不榮華彼安得不污辱哉上行則下效君懷則

臣奸飛鴻在野而廟堂曰比戶可封瓦解土崩而使者曰
羣盜易滅平日一話一言羣相習為主聖臣忠民安物阜
之語有不然者羣以為病癡或以為狂悖迨至天紐絕地
維裂而妖夢猶未醒也歷覽興亡疇不然哉孫樵託為神
言而自作當時廷臣泄泄沓沓之語以答之如大禹鑄鼎
象物使民知神姦也有功後世不小矣

讀開元雜報

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畧曰
某日皇帝親耕藉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於安
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
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爭十刺罷如
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爲朝廷近所行
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長安中新天子
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藉田事乎況九推
非天子禮耶又嘗入太學見叢篲負土而起若堂皇者就

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能行大射禮耶。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為豪家役者。吾嘗背華走洛。遇西戍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耶。北虜驚嚙邊。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尚未報功。況西關復警於西戎。安有扈從事耶。武皇帝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齟舌相戒。況宰相陳奏於仗乎。安有廷奏諍事耶。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布於外者。樵後得開元錄驗之。

條條可復云。然尚以為前朝所行。不當盡為墜典。及來長安。日見條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於某。明日畋於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為太平男子。及覩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而漫志其末。凡補缺文者十三。正訛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年也。

君子在廊廟之上。則憂其民在江湖之間。則憂其君。讀樵此文。忠愛之意。溢於毫楮。可尚也。其繪開元大中政治盛衰之殊。致千載而下。令人慨然。

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牽○以○
稱○臨○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炎○者○何○詭○諛○梯○亂○肇○殺○機○也○
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佛○教○稔○禍○階○也○稱○天○下○殺○
者○何○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
衆○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貶○也○
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怠○去○瑞○示○
戒○志○沴○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所○以○毆○邪○合○正○俾○歸○
大○義○操○實○寘○例○以○示○懲○勸○嗚○呼○宰○相○升○沉○人○於○十○數○年○間○
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

為○史○官○者○不○能○忤○直○骨○於○枯○墳○嚮○諂○魄○於○下○泉○磨○毫○黷○札○
叢○閣○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耶○樵○既○序○其○畧○授○其○友○高○錫○
望○傳○之○矣○

張英曰論斷唐事詞義嚴峻文亦峭潔有風霜凌厲之
色

聖祖御評

唐書易于傳全採此文益不惟工於敘事而褒貶亦至公可信也

書何易于

何易于嘗為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河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為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為

百姓匿。今刻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察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為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者。易于必召坐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親自與語。為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故相國裴公刺史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道從不過三人。其合易于廉如是。

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止請常期。不欲緊繩。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為某縣。得上下考。由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為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反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樵以為。

當世上位者。皆知求才為切。至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

後半首設為問答語。曲盡不學無術之大吏。所以考課屬員之情狀。膺封疆民社寄者。當家置一通於座右。

王應麟曰。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為皇甫湜。學湜。不至為孫樵。朱新仲曰。樵乃過湜。如書何易于。褒城驛壁。田將軍邊事。復佛寺。奏皆謹嚴。得史法。有裨治道。且曰。天

書田將軍邊事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巂俱為邊城。迫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為樵言曰。巴蜀西迫於戎。南迫於蠻。宜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鬪。如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蝨。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况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

我自南康公鑿青谿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叢於錦城使習書筭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雋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為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為病自是以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

於重征且將啟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劍以南為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嘗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况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鬪耶加以為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而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而易良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粒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為憂也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為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雋三城太守俾度其要

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為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為屯春夏則耕蠶以資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寇虜連帥即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効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胥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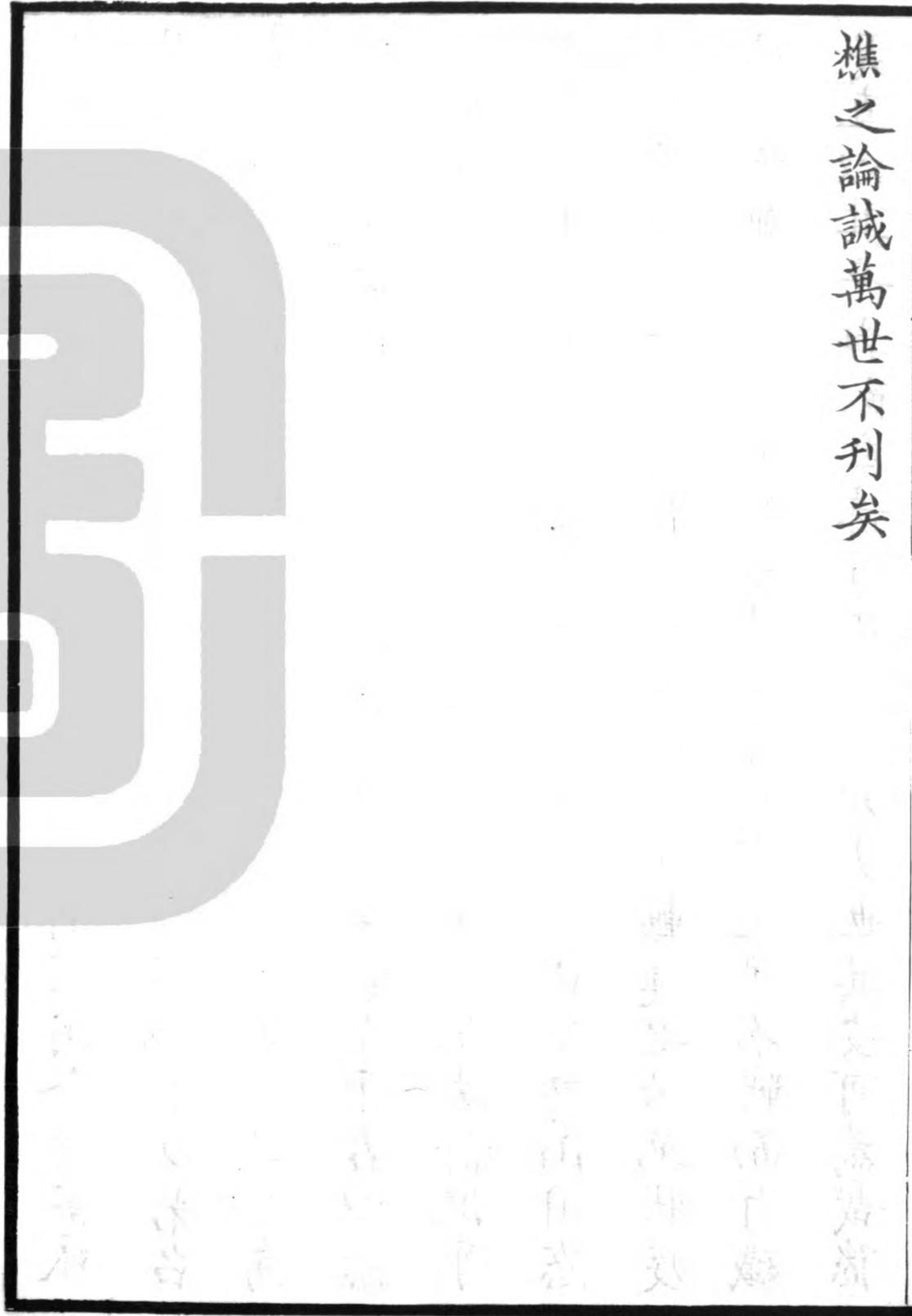
古無遠戍之事周平王以畿內之民戍申其民怨思故其詩曰楊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蓋自是始戍夫洛邑至申國遠未千里而成者即興怨思孔子不以

為無良不順命而刪其詩特著之經以詔萬世此以知甲兵之守必食此土之毛乃可使守此土也在易地中有水師說者謂伏至險於大順之中夫地中無水則為槁壤地固倚水以立也然必水由地中行地能容水而水性乃得使決他方之水以灌之則不但賊夫地并賊夫水矣勞師以戍遠何以異是秦壞先王法制使蒙恬戍北尉佗戍南漢武循其覆轍北擊匈奴南事百越丁男被甲丁女轉輸天下騷動府藏空虛惟正之供不足用乃任言利之臣剥民以附益之迄今嚴助嚴安賈捐之諸傳具在所述百姓

流離困苦之狀令人酸鼻駭目刺心而不忍卒讀夫大君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固欲其有土之可居而養土地者固所以養我赤子且安其居者也然以土地之故使無辜赤子芟夷斬伐如草木焉則如人以田宅之故而取赤子於慈母之懷而殺之至愚之所不為而秦皇漢武為之豈非孟子所為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哉於戲公則生明私則生愚一絲毫之私即生一絲毫之愚延而極之橫流及於天地可不畏哉韓愈曰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

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且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若召募數千千古以愈言為難焉由斯以譚出師征討猶尚以遠調為失計況乎戍守必年時久長又安可以異地之人為哉況乃山川悠遠繩渡援飲毒蒸蠱飛之區五穀鮮少轉運之苦萬狀疫癘之作無時而使他鄉之民荷戈而戍之可不戰而自殲是直以其卒與敵驅赤子而入之水火也其安可為哉孫

樵之論誠萬世不刊矣



聖祖御評

前幅似主而實
賓後幅似賓而
實主此文家變
化錯綜之法

書褒城驛壁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治則淺混而茅，視其
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
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節度，治所
龍節虎旗，馳驛犇輶，以去以來，轂交蹄劇。由是崇侈其驛，
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為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
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莫至朝去。寧有顧惜心耶？至
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魚釣，則必枯泉汨泥，
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廬。

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
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
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叟
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
爲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
金草之聲而戶口日益破墮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
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
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
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

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
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草去其甚者在刺史曰明日我即
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
醲當飢飽鮮囊帛積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真驛耶矧更
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
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
老叟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屋壁

與高錫望書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揚子雲。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吏部修順宗實錄。尚不能當班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足下乃小史。尚宜世嗣史法。矧足下才力雄獨。意語橫濶。嘗序義復岡。及樂武事。其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足下齒髮未及壯。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足下年齒時。文章果何如也。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

者異耶。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立實錄。非為俚言竒健。能為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沒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汨其間哉。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牽韓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耶。又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絕。夫史家條序人物。宜存警訓。不當徒以官大寵濃。講文張字。故大惡大善。雖賤必紀。尸生浪職。雖貴得黜。至如

司馬遷序周繆。班孟堅傳蔡義。尚可用耶。為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燒也。古者國君不得視史。今朝廷以宰相監撰。大丈夫當一時寵遇。皆欲齊政房杜。躋俗太平。孰能受惡於不隱乎。古者七十子不與筆削。今朝廷以史館叢文士。儒家擅一時胸臆。皆欲各任憎愛。手出白黑。孰能專門立言乎。樵未知唐史誠何如也。樵雖承史法於師。又嘗熟司馬遷揚子雲書。然才韻枯梗。文過乎質。嘗序廬江何易于。首末千言。貴文則喪質。近質則太禿。刮垢磨痕。卒不到史。獨謂足下才力天出。最

與史近故以樵所授於師者致足下。儲欣曰史法畧具於此當與劉子元史通諸議論參看

與王霖秀才書

太原君足下雷賦逾千六言推之大易參之元象其旨甚微其辭甚竒如觀駭濤於重溟徒知褫魄眙目莫得畔岸誠謂足下怪於文方舉降旗將大誇朋從間且疑子雲復生無何足下繼以翼旨及雜題十七篇則與雷賦相濶數百里足下未到其壺則非樵所敢與知既入其城設不如意亦宜上下銖兩不當如此懸隔不知足下以此見嘗耶抑以背時戾衆且欲舖粕啜醜以其苟合耶何自待則淺而徇人反深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

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摛辭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蝕詩。楊司城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遠人入太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足未及東郭。目已極西郭。耶樵嘗得為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然樵未始與人言及文章。且懼得罪於

時。今足下有意於此。而自疑尚多。其可無言乎。樵再拜。述其所私淑於韓愈者。如是學者。於此可得為文之法。然篇中所言。皆狀其文之已成者耳。其所以致是者。未嘗言也。必也讀書多行已正。理事雙明。心手一貫。立數千百言。詔天下萬世。能不異與家人語。然後上下銖兩。以期至於昌黎所云。無難易。惟其是者。庶幾合於樵之所云。非然者。徒事艱深。其詞怪偉。其貌正文章之大梗也。

祭梓潼神君文

大中十八年七月九日。鄉貢進士孫樵。再拜獻辭。張君靈座之前。樵實頑民。不知鬼神。凡過祠廟。不笑即唾。今於張君。信有靈云。會昌五年。夜躋此山。凍雨如泣。滑不可陟。滿眼漆黑。索途不得。跛馬愠僕。前仆後踣。樵因有言。非燭莫前。須臾有光。來馬足間。北望空山。火起廟壖。焰焰逾丈。飛芒射天。暝色斜透。峻途如晝。樵謂廟奴。苦寒。爇薪取溫。曉及山巔。鑱澀廟門。餘燼莫覩。孰知其然。大中四年。冒暑還秦。午及山足。猛雨如電。樵復有言。神誠能神。反雨為晴。曩

火乃靈。斯言纔闕。迴風大發。始自馬前。怒號滿山。劈雲飄雨。使四山去。茲山巍巍。輕塵如飛。訖四十里。雨不霑衣。顧樵當時。嘉神不欺。與神心期。神其自知。今過祠宇。其敢默去。觴酒豆脯。捧拜庭下。神其歆此。

子產曰。用物宏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鬼神之為德。誠之不可揜也。文能曲肖。其靈怪恍惚。筆力與漢郊祀樂章相埒矣。

乞巧對

孟秋莫天。當庭布筵。有瓜於盤。有果於盆。拜而言若。祈於神者。從而問之。對曰。七夕祈巧祀也。若有求乎。樵應之曰。吾守吾拙。以全吾節。巧如可求。適為吾羞。彼巧在言。便便翻翻。出口簧然。媚於人間。草白成黑。蠱直殘德。譽踞為聖。譖回為賊。離間君親。賣亂家國。彼巧在文。摘竒奪新。轄字束句。稽程合度。磨韻調聲。決濁流清。雕枝鏤英。花鬪窠明。至有破經碎史。稽古倒置。大類於俳。觀者啟齒。下醜沈謝。上殘騷雅。取媚於時。古風不歸。彼巧在官。竊譽假善。齟舌

鉗口媚竈賂權。忍耻受侮。愧畏如鼠。望塵掃門。指期九遷。君納於達。贊唱菲菲。翫世偷安。敗俗紊官。彼巧在工。壞詭不窮。唾古笑朴。雕鏤錯落。憑雲亘天。曩霍延綿。窮侈殫麗。越禮踰制。繡紋錦幅。雲綃霧縠。若出鬼力。大蠹婦織。遂使俗尚浮華。各溺於奢。凋家磨國。未騁胸臆。蠱於化源。戕此民力。由此觀之。巧何足云。吾寶吾拙。雖與事濶。優游經史。卧雲嘯月。九衢喧喧。夾路朱門。曉鼓一發。車馳馬奔。予方高枕。偃然就寢。腹搖鼻息。夢到鄉國。槐花撲庭。鳴蜩噪晴。懷軸囊刺。門門買聲。予方屏居。詠歌吾廬。對松欹石。莫知

其餘。上天付性。吾豈無命。何求於巧。以撓吾靜。吾方欲上。叫帝闈。以窒巧門。使天下人各歸其根。無慮無思。其樂怡怡。耕食織衣。如上古時。巧乎巧乎。將何所施。為

巧由智生。拙從愚出。惡巧而用拙。豈惡智而用愚耶。蓋世之巧。其拙而拙其巧也。久矣。巧莫過於造物。造物之巧。皆無心而自成。而人乃以機心為機事。是乃大拙而天下莫不謂巧焉。何哉。幾何不陷溺其心。而入於禽獸之路也。夫陷溺其心。而入於禽獸之路。是其於事。乃為大債。乃世之以大拙為大巧者。又將以大債為大成。可不悲夫。詩云多

將煊煊不可救藥此聖賢所以蒿目乎斯世也孫樵曰吾
寶吾拙善矣而曰與事濶事何事哉其猶有蓬之心也夫

光
上
下
無
思
其
集
計
上
下
無
思
其
集
計



